

云南怒江边有位希腊大厨——

把地中海风味，煮进怒江烟火里

本报记者 李茂颖

我在中国·行耕记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江岸街边，藏着一间特色西式餐厅。店内没有浮夸装潢，凭借着独一份的中西融合风味，成为了本地人和游客的“心头好”。店主兼主厨名叫莱弗特里斯·科托拉斯，来自希腊，他

来到怒江大峡谷

莱弗特里斯自小在希腊长大，浸润在地中海饮食氛围中，早早就与烹饪结了缘。成年后，他远赴欧洲多国，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厨艺和成熟的餐饮运营思维。

“再好的烹饪技法，都离不开优质的原生食材。土地的味道，是菜品的灵魂。”常年与食材、炉火打交道，莱弗特里斯摸索出自己的做菜准则。

工作之余，看李小龙、成龙的功夫电影是他最大的爱好。“我从小就向往中国，总觉得这里藏着最厉害的‘功夫’，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带着这份纯粹的憧憬，莱弗特里斯告别希腊的家人与爱琴海的海风，独自踏上了奔赴中国的旅途。

来到中国后，莱弗特里斯一边工作，一边奔赴武馆，可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明白，现实生活里没有江湖上飞檐走壁的传奇。

就在他感到失落的时候，命运送来惊喜。他结识了来自怒江的傈僳族姑娘桑莎。

“怒江的山很壮、水很清，山里全是好食材，我们傈僳族人最热情，一杯同心酒，陌生人就是家人。”桑莎常常这样和他描述故乡。

连绵的雪山、奔腾的怒江、淳朴的民风、丰富的山野物产，桑莎口中的峡谷秘境，让莱弗特里斯心生向往。第一次自驾进入怒江大峡谷，这里的山河风光、村寨烟火彻底打动了他。山路沿途，劳作归来的村民见他是外来游客，主动递上热乎乎的烤玉米、自酿米酒，质朴的善意扑面而来。

“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温暖，没有距离感。”莱弗特里斯说。职业敏感让他瞬间捕捉到怒江的食材优势：高山放养的食材、自然发酵的老窝火腿、高黎贡山的野生菌，都是西餐烹饪的绝佳原料。走访村寨时，农户屋檐下层层悬挂的老窝火腿，带着松木与阳光的独特香气，让他灵光乍现。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留在怒江，开一家专属峡谷的西餐厅，让欧洲厨艺与怒江山野风味双向融合。在桑莎的支持下，两人在泸水的怒江畔选址开店，正式开启了他的峡谷创业生活。

打磨融合风味

创业之初，这家主打中西融合风味的西餐厅，面临着不小的市场考验。

有一个别致的中文名——“李自由”。莱弗特里斯拥有20多年欧洲西餐从业经历，曾辗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多国精进厨艺。10多年前，因为痴迷中国功夫电影，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追梦。本是奔赴荧幕中的武侠江湖，他却在此遇见妻子桑莎，并跟随她回到了她的家乡。在这家江边小店，莱弗特里斯将地中海烹饪手法与怒江山野食材巧妙相融，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烹出专属峡谷的独特滋味。

当时的怒江本地餐饮，以地方本土的民族风味为主，将西餐技法与本地食材结合的创新模式，对当地人而言十分陌生。莱弗特里斯将云南非遗火腿与意大利薄饼结合，再加入樱桃番茄、马苏里拉芝士和罗勒，创作出一款特色老窝火腿比萨，还开发出怒江特有的羊肚菌黑松露比萨。

开业初期，很多顾客看到菜单上的创新菜品，都充满疑惑。有本地食客进店翻看菜单后直言：“火腿、羊肚菌都是我们本地家常菜，用来做西餐，能好吃吗？”不少人抱着猎奇心态尝试，也有人因口味陌生选择观望，店里客流量一直不温不火。

面对市场的不解与质疑，莱弗特里斯没有急于妥协、改回传统西餐，而是沉下心一点点打磨菜品、优化菜品口感。

“我不是简单把两种食材拼在一起，是想让两种味道对话，让怒江的好食材被更多人看见。”这是他始终坚持的理念。

为了适配本地口味，他反复调整烘烤温度、食材配比和酱汁风味，一遍遍试吃、改良。遇到好奇提问的顾客，他总会耐心讲解每道菜品的由来，介绍老窝火腿的非遗工艺、野生菌的山野特质。

近一年的坚守与打磨，市场悄然发生改变。本地食客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大家慢慢读懂了这份中西融合的独特风味。旅游旺季来临后，这家藏在怒江岸边的西餐厅，成了游客必打卡的小众宝藏店铺，客流量大幅攀升，顾客群体也越来越多元。

如今的餐厅，烟火气十足。白发的傈僳族老人会专程进店，慢慢品尝融合风味餐品，和莱弗特里斯唠家常；本地年轻人偏爱羊肚菌黑松露意面，闲暇时总会结伴光顾。天南地北的游客，也特意寻来，就为了那一口独家特色风味。

食客的正向反馈，给了莱弗特里斯信心。“大家愿意接受、尝试，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想挖掘更多怒江食材，做出更多独一无二的融合菜品。”他说。

读懂人间烟火

扎根怒江数年，莱弗特里斯早已褪去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彻底活成了“半个本地人”。小城市静安逸、民风淳朴，邻里之间真诚相待，没有丝毫隔阂。村民们常常把自家种的野菜、自产的蜂蜜送到店里，逢年过节的民俗活动，也会主动邀请他参与。

“这里的人太善良了，他们把我当家人看待。”莱弗特里斯说。为了更好融入大家，莱弗特里斯特意学习了



图①：莱弗特里斯给客人讲解菜品。 华于摄

图②：店里制作的培根牛肉汉堡。

图③：莱弗特里斯在店里冲调饮品。 华于摄

图④：店里制作的玛格丽特比萨。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辈子的故乡。”

莱弗特里斯没有停止研制菜品，之前老窝火腿比萨、羊肚菌黑松露比萨大卖后，他又研制出具有代表性的“自由”辣风味菜品，融合了希腊传统辛辣调味与怒江本地鲜辣口感。菜品刚推出时，争议与好奇并存，如今已成招牌。

这两年，莱弗特里斯时常两地奔跑。一边回希腊探访家乡风味、汲取传统烹饪灵感，又折返怒江峡谷，将异域风情与山野烟火再度揉搓在一起。

扎根山野、融入乡土，日复一日地钻研厨艺，让莱弗特里斯对年少向往的“功夫”有了全新的理解。“以前我以为功夫是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功夫，是认真生活、踏实做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围绕”中“绕”的读音

杜老师：

有人把“围绕”的“绕”读成三声，这种读法是否妥当？谢谢。
贵州读者 高先生

高先生：

1963年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三审音总表初稿》规定，“绕”单用念四声，在复合词中念三声。同时，举出“缠绕、环绕、缭绕、盘绕、围绕、萦绕”中的“绕”念三声。据此，1966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字正字小字汇》说“围绕、缠绕”里的“绕”读三声，“绕”单用时如在“绕圈子、绕弯子”中读四声。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围绕、环绕、缠绕、缭绕”等合成词中的“绕”

读三声，而“此处修路，车辆绕行”中“绕”是单用，读四声。

1985年公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绕”字统读四声。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绕”字只有四声一种读法。鉴于不时有人受旧读法影响，把“绕”误读为三声，有的工具书特意提醒读者注意“绕”的规范读法。如《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华多功能字典》等指出，“绕”统读四声，不

读三声。

注意下列句子中“绕”的读音均为四声：

- （1）我从这条小路走，那边的大路有点绕远儿。
- （2）村庄的四周有竹林环绕。
- （3）孩子们围绕在老奶奶身边听她讲故事。
- （4）长长的葛藤盘绕在树上。
- （5）一到周末，这个公园里便歌声缭绕，许多人在这里引吭高歌。

总之，“绕”字现在只有一个规范读音，不论单用还是处于词语中，“绕”都读四声。“围绕”的“绕”读三声是一种误读。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文化馆，本地非遗锣鼓传承人向外国留学生示范锣鼓基础击打技法，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代宜喜摄（人民视觉）

把中国作品译成『土耳其畅销书』

汉学家吉来：

《环球人物》记者 王晶晶

一年前，土耳其汉学家吉来说自己很想系统翻译中国作家刘震云的作品。愿望实现得如此之快——今年6月18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刘震云对谈多国汉学家，吉来是其中之一。

现场，他与刘震云一起“官宣”了一个计划：将刘震云的作品系统译介到土耳其。从2000年选择汉学，26年来，吉来横跨中国古典与现代，一方面把《孙子兵法》《鬼谷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译成了“土耳其畅销书”；另一方面，译介老舍、路遥、张炜、格非等现当代文学家作品，用另一种语言讲述中国人生百态、烟火人间。

吉来与汉学的缘分，始于小学时阅读到一本土耳其语版《神笔马良》。“那支神奇的笔，几乎像一支隐喻的笔，最早点醒了我对汉字、对一个遥远国度的迷恋。”他说。

从懵懵懂懂地喜欢，到决心做汉学家，吉来又经历过几个关键时刻：2000年高中毕业，就读于安卡拉大学，凭内心的喜欢选择了汉学专业；2002年本科期间，曾到北京语言大学 and 中央民族大学访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从事过一段博士后研究，置身国际汉学脉络……而真正让吉来走上古汉语原典译介之路的，是翻译《孙子兵法》的经历。

吉来的导师是土耳其汉学家欧钢教授。2014年，欧钢答应出版社翻译《孙子兵法》，但译了一部分后，因身体原因停了下来。后来，出版社找到吉来，希望他能继续翻译，吉来便去问老师的意见。“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这部书成了我们师生合作的成果，也是第一部直接从汉语文言文译成土耳其语的《孙子兵法》。”吉来介绍。

翻译类书籍通常“小众”，但《孙子兵法》却成了土耳其汉学界第一本真正进入主流的畅销书。土耳其人口约8000万，这本古老的中国典

籍，到目前为止已加印31次，销出45万册。

《红楼梦》也是吉来译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难的部分，首推诗词。《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谜语、酒令，几乎每一首都承担着塑造人物、暗示命运的功能，绝不只是辞藻；要在土耳其语里既保住它的意思，又保住它的形式与韵致，是最熬人的。”他说。

吉来将《红楼梦》视为翻译生涯的分水岭——把他从一个“熟练的译者”推向“摆渡者”。此前，他认为翻译是“对词”，但《红楼梦》“逼”他承认：翻译其实是“对世界”，一个称谓、一道菜、一首判词背后，是一整套生活方式。

《红楼梦》通行本120回、70多万字，土耳其语版共分四卷。吉来花7年时间翻译《红楼梦》前三十回，目前第一卷已面世，其余将陆续出版。

如今，吉来已有多部译介畅销书。“我译的《鬼谷子》已经重印了11次，《论语》8次，《猫城记》8次，《庄子》3次，《红楼梦》也已两次付印；前不久，我翻译的《吴子》与《司马法》也刚刚出版。这些数字让我相信，土耳其读者真正渴望的，是了解整个中国思想与文学的世界。”他说。

土耳其汉学的谱系非常清晰，到吉来已是第五代。如今不再缺入门阶梯，却面临新课题：如何超越“借由他语转译”的旧路，直接从中文原典译介；如何在经典之外及时带入中国当代的鲜活文学与思想；如何让译介从零散个人劳作形成有体系、有机制、有读者参与的“文化互通”……

“前辈们解决‘有没有’，我们要解决的是‘深不深、活不活、成不成体系’。”吉来说，自己一直坚持“经典—当代”翻译双线，未来希望进一步挖掘中国与土耳其之间那些被忽略的历史与思想互动，为两国交流填补一片学术上的空白。